

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课外阅读推荐书目(高中部分)



呐喊

鲁迅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呐喊

鲁迅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呐喊: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课外阅读推荐书目.
高中部分/鲁迅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7
(2002.6 重印)

ISBN 7-80643-247-7

I. 呐... II. 鲁... III. 鲁迅小说—选集
IV. 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483 号

呐 喊

著 者:鲁 迅

责任编辑:卞惠兴

出 版:江苏古籍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发 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25 插页 4 字数 120 千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7-80643-247-7/I·77

定价:6.5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①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②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③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④，……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

① 本篇曾发表于1923年8月21日《晨报·文学旬刊》。

② 质铺 当铺。质，抵押。

③ 药引 中药方剂中附加的药物，能调节药性，增强药效。

④ 平地木 即紫金牛，一种药用植物。

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①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②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③，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④，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⑤和《化学卫生论》^⑥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

① 到 N 进 K 学堂 N 指南京，K 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鲁迅于 1898 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次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② 伊 五四前后文学作品中女性第三人称代名词，后来改用“她”字。

③ 学洋务 清朝末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推行洋务运动。这里说的“学洋务”，是指在洋务派办的学堂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知识 and 军事技术。

④ 格致 “格物致知”的略语，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清末讲西学的人把它作物理、化学等科学的总称。

⑤ 《全体新论》 英国合信著，1851 年出版，是清末译成中文的关于生理学的著作。

⑥ 《化学卫生论》 英国真司腾著，1879 年出版，是清末译成中文的关于营养学的著作。

者按照前驱者的要求运用了“曲笔”的结果，当然这“曲笔”处理的亮色毕竟太柔弱，并不足以改变整部作品的本色基调。至于《头发的故事》、《风波》等政治关怀较强烈的作品，则更是黯淡压抑，所渲染的情景气氛犹如一派浓浓的乌云裹压着沉闷的大地，不露一丝罅隙，不透一缕光亮。

这样的情景气氛其实正体现了鲁迅原先深切感受过的“铁屋子”意象：“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处身其中惟待“昏睡”而至“闷死”。当《新青年》的同志说“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时，鲁迅领悟了这些“主将”们“不主张消极”的意思，而且也在内心中期盼着“希望”的不被抹杀，于是“不恤用了曲笔”表达了那些不消极、不无希望的内容，以作为呐喊的姿态，作为深沉的心愿。可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就此消除了自己消极和寂寞的体验。既然那些不消极、不无希望的内容原是“曲笔”绘写的，那么他的作品中大量秉笔直书的内容则依然是消极和寂寞，正是这些构成了他《呐喊》的基调。

在其代表作《阿Q正传》中，鲁迅多层次地强化了这样的基调。未庄生活的庸俗、平淡，未庄人的恶劣、势利，未庄的一切即使对于阿Q这样的人来说也是沉闷和压抑的，尽管也正是阿Q这样的人构成了这种庸俗、平淡、恶劣和势利的社会环境。面对这种环境，鲁迅似乎很难运用自己的“曲笔”，诸如《药》里的花环和《故乡》里的路之类的祝颂性意象便无由出现在未庄，未庄里的任何人物也都不配享受。革命的风暴在这里虽曾吹起过阵阵漪沦，然而经过小丑们的搅和与投机，便迅速演化为滑稽的闹剧，这种闹剧固然给未庄内外的人们以许多笑料，但真正读懂这篇小说的人应该明白，这可能是文学世界里最苦涩最无奈的笑。未庄也曾发生过“革命”，但那完全是

封闭在“铁屋子”里的争权夺利和尔虞我诈，其结果往往是增加了这块天地黑暗的浓度。包括阿 Q 曾见识过的城里在内的未庄以外的地方确乎在闹腾着“革命”，不过并没有带来任何希望的影子，“没有什么大异样”，对于仍旧复归于一派死寂的未庄来说，那“革命”的情势既不代表希望之光，也不昭示前进之路。退一步说，即使那“革命”就是希望之光，就是前进之路，似乎也烛照不透未庄沉重的黑暗，似乎也打不开与未庄连接的通道。

重要的是鲁迅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就倾向于否认革命作为希望之光和前进之路的资格和可能性。他一度对中国发生的革命持有相当消极和悲观的态度。在《〈阿 Q 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鲁迅有一段引用率相当高的话：“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 Q 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 Q 的命运，也只是如此……”人们常引用这段话说明阿 Q 所具有的天然的革命性，进而指责和批判辛亥革命没有广泛地发动广大群众的错误，并认为这种对辛亥革命的批判便是鲁迅的写作主旨。殊不知鲁迅这段话并不仅限于讨论阿 Q 的命运，或者说主要不在于论证阿 Q 的革命性问题，而是在于探讨辛亥革命的消极品性，进而探讨中国革命共同的悲剧性命运，明确地表现出对革命的悲观态度。强调阿 Q“革命性”的引用者往往忽略了鲁迅紧接着的这些话：“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 Q 似的革命党出现。”“阿 Q 似的”革命是一种怎样的革命，这在作品中被描述得很清楚，鲁迅说这些话难道还是为了提请革命家们去广泛地“发动”阿 Q 并积极地调动起这些“同志”的“革命性”吗？显然不是，鲁迅在内心里正嫉忌着、厌恶着乃至恐惧着这样的

“革命性”，然而鲁迅更清楚地知道并明确地表述说，中国只要发生革命，就必然会有阿 Q 的参与，这样的革命者多了，则难免不是阿 Q 式的革命。这就不仅表达了他对阿 Q 的所谓革命性的否定，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对中国革命命运的消极悲观。意识到这种消极悲观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对于鲁迅这样一心期盼着改革和进化的思想者，于是他表示“我也很愿意”所写的只是“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发生的事情，然而感情不能代替严峻的现实：“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二三十年之后”的革命虽不像鲁迅估计的那么消极，但“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的“阿 Q 似的革命党”确实不在少数。鲁迅悲观得有理。

革命是一种内涵与过程都非常复杂的社会运作，鲁迅的消极悲观与其说体现出了他的革命态度，还不如说体现着他对革命这样一种复杂运作所包含的某种必然缺陷的痛苦观测。而且鲁迅对这一点也十分了然，于是在表达出自己的消极悲观情绪的同时，又不甘心在这种情绪中沉溺、消沉甚至绝望。至少在《呐喊》写作时期，他既深切地体验到了消极和寂寞，又在进步思潮的激励下克服着这样的基本调色，并以一种意志和人格的力量“反抗绝望”。确实，鲁迅从没有否认过希望，尽管对希望的实存与否颇感疑虑，然而他同时又否认了绝望的实存，认为至少它跟希望一样地“虚妄”。这种痛苦的逻辑使得他一面表述着消极悲观以至寂寞的情绪基调，一面又能够有条件地接受前驱者的意见，“呐喊几声”“聊以慰藉”他们的寂寞，并用曲笔的姿态作些接近他们的立场的努力。

必须指出，鲁迅首先不是作为一个革命家，而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崛起于现代历史的，他对中国革命复

杂的成分、内涵和运作过程取一种消极与悲观的观测和理解，十分有利于保持他观察与描写的独特性，有利于他思想的严峻与深刻化，从这一点来说，《呐喊》中的消极和一定意义上的悲观对于伟大鲁迅的历史形成具有相当积极的和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似乎不能以对一个革命家的期待去要求鲁迅。而鲁迅更其伟大之处又在于，他从内心里愿意以某种疑虑对待自己的消极、悲观乃至绝望的体验，虽然他确实没有真切地看到希望，但他并不否认希望的存在，仍是在《〈呐喊〉自序》中，他似乎赞同“希望是在于将来”，即使明白自己之于希望是悲观、绝望的，也明确表示“决不能以我之必无（希望）的证明”去折服他人。同样地，诉诸于社会革命和斗争，鲁迅也不愿以自己体验到的寂寞传染给年轻一辈，处在先驱者不主张消极的情势下，毅然听从“将令”，作出了抑制其消极悲观情绪的伟大姿态。不过对于鲁迅而言，这仅仅就是一种姿态而已，他作为文学家的观察的个性，作为思想家的思考的深刻，并没有在对革命的追逐和对时代的响应中消失甚至真正消减。

《呐喊》所提供的文学空间常能体现出，鲁迅既希望融入时代的潮势，又没有放弃自己作为文学家的个性和思想家的深刻。这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这位伟大作家的尴尬，从文本角度看却显示着鲁迅文学的无可替代的价值和贡献。或许，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其所具有的价值及所作出的贡献往往会以他立场和处境的尴尬为条件，为代价。《呐喊》产生的五四时代，新文学家们纷纷在人道主义乃至个性主义的旗帜下表示着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并由衷地作出“劳工神圣”之类的赞美，由此形成的时代性潮势不仅促使了文学研究会式的“血和泪”文学的兴起，而且也让标榜“自我表现”的创造社作家，每每在“春风

沉醉的晚上”燃起一瓣心香“薄奠”贫苦劳动者的不幸命运(取郁达夫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的题名和笔意),或者赞美“雷峰塔下”“锄地的老人”(郭沫若:《女神·西湖纪游》)式的辛勤劳作。鲁迅作为深刻的思想家对这样的潮势自有强烈的感受,但更有独到的会心;他不会随波逐流地消湮在时代潮势之中,虽然他也不可能面对这样的时代潮势而无动于衷。他对“下流社会”不幸的人们自然是深致同情,无论是《明天》里的单四嫂子,还是《药》里的华老栓一家,都重重地承载着鲁迅式的伟大悲悯;但他的笔力更多地用在揭示“病态社会”愚弱的灵魂,对这种愚弱的灵魂的批判显然多过并且重于对人们不幸命运的同情。哪怕是《故乡》中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似的闰土,鲁迅对他愚弱灵魂的否定都远甚于对他生活悲苦的忧虑;他让闰土憋了很久,然后“终于恭敬起来”叫一声“老爷”,那番悲悯、痛苦中所含的嘲谑意味,颇似鲁镇人戏问祥林嫂“那时怎么竟肯了”。

对于阿Q更是如此。固然阿Q的命运很值得同情,在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鲁迅还偶尔用“我的阿Q”称呼他,这似可清晰地分辨出他的态度。然而鲁迅对阿Q灵魂愚弱麻木的批判之强烈,对他恶劣根性的嘲讽之辛辣,则远远超过对他的同情之深切。不少人居然能从《阿Q正传》中读到鲁迅对阿Q的某种“欣赏”,说是阿Q“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具有“真能做”的良好素质,从而认定他的革命性基础,这完全是“误读”的结果。鲁迅在《阿Q正传》中果曾明确写过这一点,然而那嘲谑和讥讽的语气同样也十分鲜明,我们的研究者怎么就忽略了呢?——当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Q真能做”时,“这时阿Q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

前”，这情景分明构成了一种反讽。鲁迅接着写道：“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 Q 很喜欢。”大家应该明白，阿 Q“很喜欢”的话一般会是什么样的话。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明确表示，他之侧重表现“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其主旨乃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样的主旨促使他并不十分着意于下层贫民的“血和泪”，而是从社会革命和民族进步这样的宏观意义上观照他们的灵魂状态，并尽可能地探索疗救与改造的路径。从这一意义上说，鲁迅的《呐喊》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那个文学时代，进入到一种真正的“宏观叙事”的境界。

当然鲁迅有时也不免创作一些遇合时潮的作品，《一件小事》便当其例。这篇长期以来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小说呼应了“劳工神圣”的时代命题，也许是鲁迅所有小说中批判意识最弱的作品——除了开头与结尾处对“国家大事”、“圣经贤传”顺加讥刺而外，鲁迅以少见的平和与虔敬对“一件小事”作了歌颂性的描写。这种歌颂性描写在鲁迅的创作中显得是那样地突兀，以至人们从中很难再找到类似的篇目。确实，像车夫这样的一个劳动平民，能以纯洁、善良、正直的形象“高大”地出现在鲁迅的笔下，简直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在通常情形下，这样的角色一旦走进鲁迅的作品，都会呈现出灵魂的愚钝与精神的麻木并因此而遭到不同程度的否定与讽刺，《故乡》中的闰土、《风波》中的七斤正属此类。事实上《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并不比闰土、七斤们多优秀，他老实而勤奋地劳作，沉默少语，对别人的建议“毫不理会”，差不多跟他们一样也是一个“心不受摆”者；而且，当听到那倒地的老女人自称“摔坏了”时，他“毫不踌躇”，但不是带着她上医院，而是扶着她去巡

警分驻所，这一令“我”“诧异”的举动里固然有善良、正直的品德，可难道就没有一点愚昧的奴性？鲁迅在其作品中对愚昧的奴性倾注的批判力度往往最大，然而面对这车夫的背影却放弃了批判的意识，只是觉得“愈走愈大”的后影对“我”的“小”所形成的一种“威压”。

无论就车夫的形象还是就作者的态度而言，《一件小事》在鲁迅小说中都是一个特例，与鲁迅整个《呐喊》的基调殊不协调。这篇作品出现在《呐喊》中，或许可以表明鲁迅有意遇合时代潮势而对自己惯常风格有所放弃，或许只是说明它仅仅就是鲁迅的一篇偶作。

目 录

狂人日记·····	1
孔乙己·····	13
药·····	19
明天·····	29
一件小事·····	36
头发的故事·····	39
风波·····	45
故乡·····	54
阿 Q 正传·····	65
端午节·····	110
白光·····	119
兔和猫·····	125
鸭的喜剧·····	130
社戏·····	134

狂人日记^①

某君昆仲^②，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③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④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作者第一次用“鲁迅”这一笔名。

② 昆仲 即兄弟。

③ 迂(yū)道 绕道。迂，曲折，绕弯。

④ 候补 清代官制，指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取得官衔但尚未任职的中下级官员，由吏部选派到某部或某省，听候补缺或临时委用。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①，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① 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 比喻中国封建主义统治的漫长历史。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

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四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